

山陽先生書後

中

| |
|------|
| 113 |
| 1003 |
| 2 |



門 4 13
1003
卷 2

山陽先生書後卷中

門人加賀兒玉慎士敬輯錄

書論語白本後

兒玉慎持論語白本。索余跋一言。蓋其先人所手寫。濶行大字。點畫楷正。而不錄注語。雖釋音亦不載。圈發字傍而已。如生於群儒未動一喙時。親受孔壁中竹簡漆書。特換篆為楷耳。而正文中有脫字。據皇侃本補之。於正文外則不贅一字也。夫以天地間有一無二之書。而寫於天地間有一無二之人之手。在慎也。寧愛敬奉之當何如哉。余願其每晨盥漱莊誦。輒

念曰。吾矢不背此書。又不忝寫此書者。則余復何言。
文政庚寅孟冬二十八日。賴襄敬題付慎。

讀西河合集

世稱宋學鑿空。清學據實。然鑿空亦非人人所辨。如
據實。則少精強耐煩者。皆可能。故為之者衆。欲傑立
於衆中。非甚口罵詈則不可。如毛西河是已。其著書
滿家。大抵傲僻叫囂之言。謂先儒皆不讀書。已獨知
之。又有故立鎖碎名目。以眩末學者。如對易移易。其
實不出變易交易二者。春秋四例二十二類。稍近正
當。然亦不免扭捏。此間經師。敢為大言不疑。或造迂

碎之說。以盜名者。皆西河類耳。閻百詩嘗與西河論
地理。知其多穿鑿。歎曰。汪堯峯私造典禮。李天生杜
撰故實。毛大可割裂經文。貽誤後學匪淺。夫所貴於
考據。以其不杜撰。然必於考據。用資爭辨。勢反至杜
撰。是其弊也。或傳毛同里有蔡仲光。自以明遺民。連
却徵幣。及毛出仕。不肯復面。而畢以舊著稿授之。曰
子能明斯道于世。即署子名無傷也。西河論經。都半
出於蔡。然蔡忠孝人。必不為奇僻說。則是未可盡信
也。

書尚書疏證後

梅本尚書之可疑。不待閻百詩而知也。然未有如疏證之辯且覈也。毛大可冤詞。故與閻立異爾。使閻無此說。則必著古文罪案也。如黠吏舞文。何說不可為哉。隨志曰。晉祕府有古文經。今無傳者。正義曰。王肅似竊見孔傳。毛引之以為肅本。即梅本經文。釋文舉舜典二十八字。曰。聊出之于王注。無施也。毛又引之。謂肅本出之。皆舞其文以巧詆。苟讀三書者。皆知其妄。閻閔然不與爭者。以為不足辨乎。或由康熙彙纂。仍用梅本。投鼠忌器也。

書日知錄後

顧寧人與歸莊同學。少時已有歸奇顧怪之目。疑為迂僻士。然志在經濟。既遭鼎革。不能有施。守毋遺訓。誓不仕二姓。其講學特止考證者。不得已也。同時閻若璩。萬斯同兄弟。黃宗羲。傅山。李容。諸人之意。蓋皆然。傅山嘗答問學者曰。吾學莊列者。蓋道仁義之事。逃於莊列。與逃於考證。其意一也。乃至毛奇齡以下一輩人。以考據為極大事業。又罵詈古人。以張己門戶而已。奇齡雖生明末。未嘗仕明者。不可謂失節。然寧人亦書生耳。趣舍迥然矣。若錢謙益。則失節尤大。彰著者。非毛之同年談。然其好罵心術頗邪。則同寧

人流通所至輒致千金。所謂有不為而有為者。豈迂僻士哉。如日知錄。特其皮毛耳。

改二十二史劄記後

清人考據。率欲罵詈宋人。以樹己門戶。故實益人者甚少。其實益者。顧寧人日知錄。朱竹垞經義考。及趙雲崧二十二史劄記之類。數部而已。蓋經學既多為乏者。故去尋一境界。是雲崧不樹門戶之門戶也。前此王鳴盛有十七史商榷。錢大昕有二十一史考異。皆與趙書同體。而趙可資實用。雖此等書如勾覈帳簿。不足快心洞目。視諸宋人讀史管見之類。專為空

論刻論者。則有間矣。羽倉縣令聞吾欲觀劄記。舉家藏本見贈。縣令好學。今人罕觀。今人借書且怪。况有餉書者。是又尤所罕觀也。

讀大學書後

清原賴業。在承安中。拔學庸於戴記。以教學者。是何知瀛海外有紫陽章句哉。恨不聽其所說如何。余嘗處身其時。依舊本莊誦數過。謂大學大旨。言治天下本於身。人人修身而天下治。而人君最不可不修德於身以率民。故要知物有本末。是格物也。致知也。故結之曰。此謂知本。此謂知之至也。然修身非苟焉外

飾欺人之謂。必正心誠意。誠其意。即所謂止至善。知其所以止。則定靜安慮。處天下之事。乃得其宜。自己之德。可以暴白天下。而民心悅服。以致維新。是謂明德新民。故以使無訟。大畏民志。終之。再結曰。此謂知本。其主腦在此。次承好色惡臭。說身有忿懼樂憂。皆不得其正。可見身之不正。本於心之不正。又承之說。所愛惡敬惰之人。待之僻於一偏。是家所以不齊。本於身之不脩也。國之不治。本於家之不齊。天下之不平。本於國之不治。語勢如破竹。為天下者。每患財之不足。古今通情。不知善不善。義不義之際。上所好惡。下

如影響。是利害大分。即誠意好好惡惡。服人心之說也。如此讀之。血脈分明。原無錯脫。烏知賴業所說不亦然耶。中庸晉以來。非無注者。但不傳耳。其中和誠明。亦如大學正誠之意。宜為平易解。以稱書名。推高鑿深。則非中非庸也。

讀中庸

客舉一前輩論曰。中庸是理學之祖。此或然也。余曰。其然。論語亦理學之祖已。自古以中庸為說高妙者。不善讀之爾。天命之謂性。率性之謂道。修道之謂教。豈非大頭話。忽接其下曰。道也者。不可須臾離也。可

離非道也。一篇本意反在此語。即論語造次顛沛必於此之意。切實如此。靈妙如此。其道其文。並踞絕頂。如原道似學中庸。然破題揭仁義道德。平接定名虛位數句。靈蠢天淵矣。理學家乃作高妙解。又作破碎解。則化靈為蠢也。

書東坡易傳後

易卜筮之書。而孔子以人事說之。是我儒之易已。漢儒偏於象數。晉儒清乎空玄。共非正宗。及程蘇二公傳出。庶幾復孔氏之易矣。蘇雖有似晉易者。大旨期有益天下。固可與程並行。而程顯蘇隱。是亦天地間

一不平事也。若卦變之說。起於漢晉間。以復姤臨遯泰否壯觀夬剝。為十辟卦。宋元明諸儒。互有出入。雖朱子為說稍殊。究歸一轍。然不若程蘇氏說。乾坤生六子。八卦成六十四之正大簡易。似得聖人作易本意也。蓋自卦爻既成後。安排揆換。何說不可為。然勢必至顛倒本末。至用之占筮。亦祇滋紛紜。故余斷以為無益之論也。如明來知德換卦變曰卦綜。特以兩兩相對為說。為較直截耳。

讀易繫辭傳

余童時受易句讀。至說卦中數段。疑孔子亦為是等

語邪。及長讀歐公童子問。笑曰。宋時童子已有問之者已。然歐公際十翼疑之則甚矣。如象象聖筆無疑。大傳不無疑。但如一陰一陽之謂道一段。以極平易語。包括天人。通貫今古。絕頂之論。所謂子貢不得聞處。孟子以下。百家跳躍。不能出其範圍。非魯中叟誰能言到。韓魏公每與歐面談。未嘗一語及易。可謂深人也。

讀論語孟子

吾教入學之士。必先曰。通大義。此見先武紀。又吳志。涉獵見往事。大有所益。與書生尋章摘句異等語。即

通大義之謂。或疑英雄兵間之學。宜然耳。書生不得不尋章摘句。然書生當存此心。而後章句為有用矣。其實原於論語。曰君子識其大者。又曰為君子儒。漢以後至今紛紛章句之說。大抵小人儒之識小者也。又

我學有一字宗旨。曰實。又析為兩字。曰適用。為人要實。讀書要實。作文章又要實。實則適用矣。其不適用者。不必為。不必讀。不必作也。故又衍為三字。曰通大義。跖跋魏主問群臣可益人神智者。或對曰書。於是。大聚天下書。至積數千萬卷。是豈可盡讀。亦擇其適

用者。而通其大義而已。否則智未益。而身先死耳。趙韓王讀論語。以半部佐太祖。定天下。以半部佐太宗。致太平。雖是夸言。蓋亦非無所得。非如諺所謂讀論語不識論語者已。

又

或疑孟子所言。多孔子所未言。夫言孔子所未言。所以為孟子。所以其書不可少於天地間也。近一儒為考證學者。自謂為孟子禦侮。證某言原於論語。某語原於禮記。余讀之噴飯。何不亦證孔子語之所原。遂證文王周公語之所原。但恐推至於伏羲一畫。無復

其原可證耳。

又

孟子性善一言。是萬世儒家本領。大抵道家所主曰氣。佛家所主曰心。道德五千言。大藏萬軸。要皆說此二物。我儒則併包二物。而所主在於性。二氏非不言性。然皆認氣曰性。認心曰性。我則無之。然又有認性曰心者。復其見天地之心乎。是言天地之性也。仁人之心也。是言人之性也。如王陽明認心為性。如此方伊藤氏認氣為性。皆非儒者語。

又

孔子許管仲仁。所謂此非夫子之言。有為而言之者。蓋警子路爾。後儒曲為之說。如論糾白兄弟。可謂拘矣。抑觀子路非仁乎之問。可以知孔門素論已。記在余童年。一先生主張徠門說。曰仁為長人安民之德。引管仲之仁為證。余進而問曰。孤死正邱首仁也。孤亦有長人安民之德乎。其人默然。

又

孟子論武王曰。聞誅獨夫。未聞弑君。或謂其害君臣之義。余謂有此語。然後君臣之義定。蓋未至獨夫則謂之弑君矣。不得藉口武王。故又曰。有伊尹之志則

可。否則篡也。亦使人不得藉口伊尹以廢君也。其詞如斷鐵。足奪姦雄之膽。如君視臣土芥。臣視君寇讎之類。則語人君之体然爾。以此等議孟子。兒童見耳。曰保民而王。使孟子在此間。則當曰保民而將軍。曉於此。謂孟子背春秋旨。與霸者王之未成等論。皆可廢矣。曰以力假仁者霸。以德行仁者王。王霸之辨。豈不明盡。曰久假而不歸。惡知其非有。亦不至如後儒之苛論也。

又

古今來道家言。可二字槩之。曰貪生。古今來佛家言。

亦可二字疑之。曰憂死。吾孔門則曰死生有命。預以一語了盡兩家也。孟子更注之。曰夭壽不貳。脩身以俟之。

又

孟子生於極惡世界。故曰性善。善對惡而言耳。古為仁為義。唯謂人當為為之而已。不知其為善也。又不必論其本於性與否也。譬若鑿金幣。曰此金良。又曰此出於官製。非偽造也。當其無偽時。不必言也。性善。唯謂人身隨地具可為仁義之質。非如翼者四足者。不可責以善耳。然為善由於其心。故不可不說心。所

以性字以生以心也。至曰心性之郭郭。性中有仁義禮智四者。其端發見者情。如此說來。乃成死套。一部性理大全。不出死套者。豈如七篇痛快活潑潑地。

書伊洛淵源錄後

伊洛淵源錄。叙傳授系統。直接於孟子。與證韓子與大顛書非偽。其意可參觀。當時陳龍川已不平之。故有天地鬼神不受此架漏之語。後來偽學之目。亦不無自致之由。又如注太極圖參同契類。喜為玄奧之說。不切世用處。亦其病耳。故翁寄武夷精舍二詩。蓋箴此病也。

書郝京山談經後

京山說經。非西河輩比。然與朱子為難。不覺成僻者。同。詩易是已。書說平允。三禮解尤有補。至春秋盛辨。孔子不許楚。京山楚人。故云然。使孔子聞之。必閔而恕之。

書左氏叙戰鈔後

左氏叙戰。長篇如韓滌泌鞏鄆。短篇如北制衷戎笠澤等。長者局面大。間架濶。短者反之。而結構布置。其法相通。長者如匹錦。短者如寸金。凡數十篇。無一同者。所謂奇正相生。因敵轉化者。逐篇玩之。如身經數

十戰。學文法。學兵法。而覺有補。如魏叔子論戰。則徒得皮膚耳。此後如司馬遷叙鉅鹿井徑等戰。用肆筆。叙垓下陣法戰法。用簡筆。與左氏異曲同工。下此則范曄之昆陽。陳壽之赤壁等。各有可觀。但諸史審兵勢。不若左氏之盡兵情。故諸史專寫大將。左氏細寫卒伍。或因時代異爾。余叙保曆間。多學左氏意。應仁後用諸史体。亦視時勢也。

書戰國策後

國語如老婆絮談。國策如壯男論事。時代使然。然以國策較孟子。孟子太明快。計較利害。委曲誑誤。與直

說道義傾倒心肝。固不同也。然如虞卿論和戰利害。何其剖析明暢。使南宋士大夫有此齒舌。雖高宗未必不悟。是知如此文字。亦不可少於天壤間者。如田單與趙奢論兵。尤雄奇。後人選本。總不収及何哉。凡所載各國之談。非必盡信。或假設以逞筆力。不可知也。此書為史記叙戰國底本。却有似自史記收拾取備者。則劉向校書時為耳。

書伯夷傳後

子長創魚前之體。太伯以天下讓。伯夷與取天下者爭。故置世家列傳最首。然魚奈伯夷傳太短。故合其

論贊。纔成一卷耳。後人爭賞以為百三十卷中佳文。可笑。附驥尾是套語。已還東京習氣。未免痴顛者。然此套語。猶用之議論中。後世或有用之叙事中。則失體之大者矣。凡史傳中。用套語。用賦頌語。用議論語。用俗語。皆大病。但叙言語處。可酌量用之耳。邦人往往犯此病而不省。唯常藩史則無之。俗語謂漢土俚言也。如邦俗語。却有直用足見本色者。凡此非權度精切者。不可與語之。

書城濮戰圖後

文化丙寅冬十月。與諸友讀左氏于北齋。到城濮。客

有問一戰而霸。求諸此間。何役可比。余曰。其庚子之事乎。文公之慎。偃軫之謀。齊晉宋之合。得臣之懷。與陳蔡之攜。無一不類。因歎左氏叙此役。一縱一橫。原委兩盡。而紀其戰鬥。則百餘字而已。吾叙庚子之事。每苦其條緒繁多。文易錯雜。安得旨史之訣。救之。是夜製城濮戰圖相示。遂書其後。

書三國志後

古今來稱史。必曰史漢。又曰兩漢書。余謂班馬之賊也。范班之奴也。獨陳壽事核文直。子長以後未見其比。下此則兩晉宋齊梁書。皆不能為壽之役。但南北

史較為簡捷而已。世儒動譏壽絀蜀進魏。是牙後套論耳。壽晉人。晉承於魏。其內魏外吳宜也。然其書不白魏書。而曰三國志。是明言鼎立。非專以大統屬魏也。如諸葛贊。乃是公論。謂壽報怨者寬也。叙宣王對壘處。不諱其醜。豈非直筆。使後史氏處壽地。必不能如此。至裴注所收。皆壽弃餘。然足以相證。其中孫盛叙事。摸擬左氏。此間人亦多此類。真兒戲耳。

書史贊馬後

史中論贊。自是一體。不可與後人史論同視也。史氏本主叙事。不須議論。特疏已立傳之意。又補傳中所

未及。而有停筆躊躇俯仰今古處。足以感發讀者心。是論贊所以有用。子長以後。少得此意者。套語嚼蠟。每傳蛇足。否則勃宰議論。意義淺顯。徃徃作僞父面目。然如吾外史贊。亦自知不免僞也。

又

史序論與贊自別。不可不出力。如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序。雄麗浩瀚。後來王荆公評為表忠碑粉本。是等文。亦史中不可無者。范蔚宗自評帝紀贊。為清雄奔放似賈生過秦。則未必然也。宋祁藩鎮傳序論成。歐公使人讀之。卧聞之。蹶起曰。使筆力能如此。則亦

不可輕其實用。杜牧守論成。是學子長用賈論贊秦紀例。如歐公諸志序論。則出於自筆。宋不能辨者。

書新唐書後

唐子西曰。司馬遷亂道却好。班固不亂道却不好。不亂道却好。是左傳。亂道却不好。是新唐書。可謂言盡古今作史優劣矣。然余謂唐書是吃口。何能亂道也。

又

新唐書義例論贊。非劉昫所及。但叙事鬱滿。反不如舊書。所謂事增文省。其誇處即病處。當時已有譏者。如段秀實吾戴頭來之類。皆坐於此。然如中渾之戰。

李光弼內刀韞中決死。二將少退。命取其首一段語不多而寫李嚴明處。文如其軍法。亦不可輕也。

書唐書藩鎮傳後

國朝兵制倣唐。故其弊亦類唐。穆宗時河北新平。劉聰入朝。盡藉軍中名豪如朱克融輩薦之。請與以爵位。使北人羨慕內嚮。而宰相不省。克融等久留京師。怨忿思亂。尋遣歸幽州。而唐復失河朔。是與八幡公父子為東國豪傑請賞典而不得。何酷相類也。朝廷失關東士心。遂成源氏之霸。本於此。庚寅正月廿七日書。

書新五代史鈔後

歐公不能逞於唐書。乃逞於五代史。然其人物事跡不及唐遠甚。是為可惜耳。然莊宗紀自三岳岡百年歌入手。尤奇肆。其中佚事疑出小說。故收入伶人傳序。遂成名文。死節傳周德威傳。皆其得意作也。周傳再著兩軍皆陣句。最有生色處。

書宋遼金元明史鈔後

唐書錄詔奏。盡變駢儷。沒當時光景。後人有不滿者。是自然。然史官於前代詔奏。莫不刪潤。不獨唐書。唯宋遼金三史。一槩登錄。所以卷冊太長。人厭讀之。元

史成於明宋濂諸人手。較為勝耳。明史底本。成於萬
季野一手。又經數名人考勘。積歲月成。故與前四史
迥別。然事礙當今處。語多諱避。不可全為實錄也。宋
遼金史論贊。蓋係歐陽玄一筆。雅潔罕匹。雖元明史
贊亦其臣匹。而漢書以下皆不能及。讀者眼孔先劃
古今。故不覩耳。

書武功紀盛後

趙雲崧直軍機處。從戎幕。非其所樂。然因所見聞著
此書。遂成可傳。蓋如紀事本末之體。而彼鈔列而已。
此鎔鑄成篇。只見筆力。凡傳一人。易佳。叙一事。細大

不遺。而無不掉之病者。難能。吾知此中甘苦。故服趙
也。論贊亦矯然。非本末比。吾欲觀趙雜文。恨集中不
載。讀此書。每想其幕中無几。據地作檄。文不加點。時
也。

書南疆繹史後

康熙求史可法答攝政王書。嘉歎表章。乾隆詔史局
勿諱殘明事而不傳。故修繹史者。揭之首簡。以防觸
犯之譴。詔中云。使渠能自治有立。成南宋之局。非難。
嗚呼。明達如此。宜其勃焉。弘光隆武。永曆一輩。紈袴
烏能抗之。以成宋局耶。而忠臣義士。如雲如雨。徒成

就此幾帙佳史。余一夜讀可法傳。流涕大息。挑燈覆讀。至且不寐。大凡此書。明史所不敢盡。盡寫不諱。所以動人。其益名教非細也。

書日本紀萬葉集後

日本紀我之書也。萬葉集我之詩也。學者可不讀周誥殷盤國風雅頌。不可不讀此二書也。唯不讀此。故此間有禹湯文武數聖人而不知。有風俗之美。踰彼三代而不省。或施之政教。皆顛倒錯繆矣。所謂舍我梁肉。戀隣之糟糠者耳。懷風藻經國凌雲二集。雖雅終不如萬葉為本色也。

又

舊事記。係厩戶皇子蘇我馬子作。作古事記者。乃太安麻呂。而大同小異焉。其說恐不可盡信。猶周禮出於劉歆之手也。然舍人親王作書紀。不得以是等為底本耳。讀者當具大眼目觀之。至書紀。以漢字填和訓。允當不易。非深於文學者不能。非後儒所及也。

書三代實錄後

六國史。皆實錄體。不獨文德及三代為然也。此二書當王綱初弛之時。而由權臣之總裁。王政之盛。在於桓武淳和之際。而日本後紀成於春澄善繩。其可觀

山陽先生書後卷中
如何。惜書不傳。聞近塙氏獲一王門秘本。板刻行之。吾未得見。審能如此。真是補靖洲缺陷也。

書令義解後

律殘缺不全。格式因時增損。唯令全然不刊。其義解成於名臣之手。欲考邦典者。當以一本置座右。不獨後政者可以察制度來歷也。儒生作文。瞻於此。往往失禮失体。而不自知也。其次姓氏錄。亦不可不置一本。

書三代格後

弘仁格。當綱紀未弛時。貞觀延喜。恐所謂魯禮之末

造也。後代禮式。有揚權門抑宗室者。皆負觀後習弊。千載沿襲而不察也。內裏式。是與弘仁格同一作手。可參觀以得當時朝廷概略矣。

書神皇正統紀職原鈔二書後

江談。古事談。水鏡。大鏡。增鏡。著聞集。今昔宇治。西物語類。六史之支流也。總不如正統紀焉。江次第。公事根源。明月。山槐。西宮諸記。格式之餘裔也。然不如職原鈔焉。當舍其世之古近。而論其人見解也。然吾輩讀此等書。當識其大旨。與世所謂有職家特記。瑣屑故事者。自別可耳。

書三善清行封事刪本後

善相公封事。陳朝野事弊。如梳髮爬垢。而不及其尤大者。未免有諱避邪。觀結語。則延喜元年。已有所陳。今不可見。為可恨耳。然同時公卿文集。疑存者。不下數十卷。終不及善公一紙書也。雖其文仍襲駢休。而明暢足曉人主。可謂小敬輿也。但讀之猶病其太長。余汰泛刪。復修為八百餘言。覺精華盡呈。一覽瞭然。非敢亂古人文字。用備參觀爾。庚寅首春。草國朝政紀。至延喜時。取刪本叙之。因識。後學賴襄。

書保元平治物語後

襄比十歲。先君伴讀東邱連歲。母氏燈火鍼黹。就餘光授。余論益句讀。余懈溫習。唯好觀所謂繪本而已。先君聞之於都門。買繡像保平物語。及義貞記。寄至。襄喜躍覆觀。會前所觀。略成次第。不足者手作圖。糊接為卷。醜陋百出。然後來史學。實開源於此。今讀物語。追憶往事。忽四十餘年矣。念罔極之恩。天覆地載。而不知不報。老淚濺卷。子弟傍觀。不知其何從也。

書重編應仁記後

自多事變。以還。野乘如煙海。可信者。可屈指耳。將門記。陸奧話記。後三年草子。保元平治物語。源平盛衰

記東鑑太平記承久明德應永嘉吉長錄應仁天正
諸記信長太閤二記是經也諸家家乘至如玉海愚
昧康富親元諸記是緯也吾修私史以此數部為底
本應仁天正之間載籍不詳如足利治亂記室町殿
日記不稱其名獨重編應仁記叢叢諸書大可考信
林氏國史實錄記應永以後事與之參觀無天異也

書大日本史贊數後

義公以英雄姿生治平時無所出力故遲於史所聘
諸儒皆極當時之撰遂成開闢以來第一大典覺呂
覽鴻烈皆可覆瓿而豎儒小生敢議其文不雅不知

此輩所以為雅乃不雅之尤者也如此史據實直書
不事裝飾所以為典雅無愧漢人每事注出處不能
馳騁凡例已言之矣然行文下語皆極允當得休邦
儒紀事未見有能為其役者較之唐史義例超舊書
上文章出新書右晉宋齊梁金史皆不及也是不可
為俗人言者余力不能購得故姑抄其贊贊是書中
眉目可擬全体也但西土無一姓過三百年者而此
間千載一王故帝紀無事可紀列傳可不必立傳者
居多是以致浩穰如此至保平建延間諸臣傳及將
軍傳乃有可觀如平重盛源義經大塔皇子楠正成

新田義貞等傳。可謂不負此諸公矣。

又

日本史論贊。如帝大友紀贊。後醍醐紀贊。將軍傳序論。幕府文臣傳序。北條義時傳贊等。皆大文字也。大抵文体似歐陽玄。而奔放肆大過之。如源義經傳。以遺聞補傳中缺處。大佳。盖安澹泊先生實任總裁。出其筆者居多。然至自撰成績。則似不如此。何哉。

書織田真記後

文化丙寅六月。吾草外史。至織田氏。因閱諸舊志。涉此家者。如真記。可謂真矣。惜其文不足以狀其真耳。

偶憶十年前游江戶。在尾藤博士塾。先生喜談國事。而諸生厭聽。唯余以投素好。獨不然也。先生大喜。每飲罷燭至。輒呼吾侍坐。縱論近代英雄勝敗得失。往往至三鼓不倦。博士夫人吾姨也。每叱吾使退。記先生每嘆曰。織田公可謂英雄也。吾爾時不究問其所以然。今每閱。以意推之。輒曰。先生豈謂此等邪。

讀通鑑綱目

正史。一事散見數處。欲觀治亂。莫若通鑑。而綱目可以晰其條緒。不必拘拘義例。襄十三歲時。先人祇役江門。家信中。時有襄詩。諸老人偶見獎賞。薩藩赤崎

彦禮先生語之柴野博士。博士曰：千秋有子，不教之成實才。乃欲為詞人乎？宜使先讀史，知古今事。而史自綱目始。赤崎先生西歸，過藝諗襄，襄乃發憤讀之。後十八歲東遊，過謁博士。博士問讀綱目否？曰：雖不能盡讀，領大意耳。博士曰：可矣。因語昔勸某侯讀此。侯後當路職劇，嘗歎謂我曰：吾熟綱目，其書法發明，亦諳記不失。今則忘之矣。余對曰：佳忘也。襄唯唯而退。當時恨不數詣聽其緒論。今雖碌碌如此，學知所嚮者，博士之賜也。今偶讀綱目，記起此事。距今三十餘年矣。憶博士大聲笑談，口角出沫，猶在眼也。己丑。

九月四日

書李忠定公集鈔後

清鄭板橋云：英雄何必讀書史，直據血性為文章。況其讀書者乎？歷代之文，雖有盛衰，至其論利害得失，固與秦漢無異。但如陸宣公乃為別體，明人評李忠定奏議曰：類宣公，而無其駢儷，可謂知言。蓋在文休復古以後，而其言最中機宜。蓋前後罕匹者。其他書東題跋及詩，皆可以興，可以觀。吾應姬路河合氏延請，寓其山齋中。時連日秋晴，盡發其藏書，日就樓窓下翻讀，及覩此帙，手不忍釋。借歸鈔為兩卷，行將刻。

示同志也。

書紀効新書練兵日記二書後

明人所謂和寇者。吾國志乘。漠無所見。當時無海禁。姦民往肆攫竊耳。吾嘗考較年月。彼苦我寇最甚者。在我南朝絕時。其郤則在我戰國之初。彼書稱寇來者。紀伊肥後居多。蓋南人喪首領逞志海外。至群雄割據。廣延材勇。相告率歸。而戚命輩。自誇驅除之功。可笑。我先輩獲紀効新書。喜以為甲越所未知。謂得其術可用。制勝於國內。至推演之。立一家兵法。可謂淺識也。至於練兵日記。詳火技法。乃可彼此通用者。

耳。

書陸象山與朱子往復書後

陸象山客晦翁許。晦翁請為諸生講論語喻義利一章。時盛寒。聽者皆發汗。當時師生皆不可及。使象山在今時說此。雖舌弊不肯汗也。象山高明。晦翁所畏。以王新建之人豪。猶甘為奴隸。其人可知。余恠晦翁於象山。不論究頓悟可否。而爭無極二字。博得象山笑罵何益。余又嘗疑圖說膚淺。不特此二字屬贅。以太極為理。理豈有動靜之物。得非語病。要之大傳所言。恐但指著策耳。而後人枉敷衍之。後見馬端麟書。

載晁氏說。周子從鶴林寺僧壽涯受太極圖。其或然。猶易先天後天方圓諸圖。出麻衣道者耳。然易諸圖。猶依卦畫。非無可言也。伏羲代造化。下一畫。一畫以上不可着墨。後人乃欲畫伏羲所不能畫。可謂膽大也。

讀韓非子

韓非。蓋如國朝惡左府耳。以韓諸公子。慧黠自喜。使施實用。必當敗露。不用而死。幸耳。左府自負經濟。唯其兄學無益。及舉事一敗塗地。其師滕信西。自是實才。而及其敗。終歸一轍。信西勾誘諸士大夫黨亂者。

駢首處刑。國朝忠厚之風。一變。意在張權振衰。適足以剝喪元氣。譬如羸病人而服烏喙。豈不促其死。及武人尸改。及頗歸忠孝。故以北條足利之亂逆。皆得永世。織豐承弛廢之後。務刑殺立威。不能傳二世。故要知韓學利害。宜以國朝事驗之。不必遠引漢土。漢土有刑律。我古亦倣造。而非必用之。武治簡率。無論無此。大抵我風氣撲實。不至如彼巧偽。而愚儒喜刑名學者。動欲造律以擬唐明制。諺所謂教不點之兒。以點者也。辛巳冬至夜。讀韓非。至三鼓。燈盡。又喚油書之。

跋小石氏藏通鑑綱目

小石玄瑞購清板綱目卷帙縮小。便於翻讀。余借覽。至金元君臣姓名。與舊史字異。蓋與清初人名略同。避之耳。其他字畫多訛。余隨語勢思之。而得輒書。不得者闕。竊得善本。雖對云。因憶先君在坂。與元瑞尊翁交好。翁移居京師。既打疊家具。附挈上江。以身空閒。就先君讀綱目。南北朝紀。終日端坐。拂拭一几。翻閱。夜寢未寐。自問曰。記宋齊乎。少焉自答曰。記矣。記東西魏乎。少焉曰。記矣。如此者。二十晝夜。讀了而去。今藝州藏本。猶有朱批處。為翁手痕。每歎。先君指

以相語。今余亦塹正小石氏本。可謂兩世讀書因緣也。丁亥臘月念五書。是日適翁忌辰也。

書傳習錄後

佛氏聰明。極濃於世味人情者。故於斷愛着了生死上。苦心着力。欲索一不生不滅無罣無礙者。據依之。見吾身內有昭明靈活不受塵垢。歷劫無壞者。謂之見性。此性佛凡人會皆有。所以生輪迴之說。與我儒人性異會獸正相反。所謂狗子有佛性也。陽明良知良能。立論雖迥異。究歸一轍。特陽明用此應物制妄。與坐禪者自別。其擒宸濠勦八寨。皆此物也。

又
格知之說。未必大學本旨。然學問之道。則不得不如此。程子所云。日格一件。積久脫然自有貫通處。極穩妥近人情。至朱子原其意說。就凡天下物。窮其理。一旦豁然貫通。大言炎炎。恐屬語病。所以招支離之譏。陽明用世人。其祕實欲窮天下理。苦其無實落。乃發大呼曰。自家自有知覺。其機汨沒利害得失中。故失其靈活耳。苟不失焉。則天下之事可辨。謂之良知良能。故曰知行合一。其旨約而其用廣。所以其學敵朱氏而不廢耳。其實陽明家之良知。非孟氏之良知。要

之漢人學皆為世用於應物上着力。故不得不驗之心地。邦人學學文字而已。故少及心性者。吾友大鹽士起喜王學。吾未嘗與論學。知其人豪傑。當以此學適用。適用斯可矣。又知其必不藉口良知以為恣睢。如明清間王學者流也。丁亥五月書。

讀本居氏家言

余嘗謂王迹熄而神道興。當其盛時。誰敢舉祖宗之事。嘒嘒樹門戶哉。如近時本居氏。尤甚者也。余嘗謂其徒弟曰。子之師幸不出八九百年前耳。若然。必不免議王憲之誅。又謂之曰。子等小視我邦。故介介然

抑漢揚和為務。如余以為我邦至大。取四外所貢文籍。以為我用。何敢以漢為對。其人爽然。然渠其混是非。宗自然。實竊取青牛紫氣之旨。壞人心非小。豈可謂之大和竟哉。

讀享保諸儒家言

享保間諸儒。高自標置。其實越明儒之牙慧。近時小家數。則又拾享保之唾餘耳。吳吉齋云。理是氣中之條理。排理學者。引此語為根柢。不知此即宋說已。又以宋儒說。多雜禪佛語。疑其浸淫。殊為淺見。此猶孔孟多舉時諺。取其易曉耳。且理準四海。佛亦人也。其

所說。豈無似我道。不謂彼似此。而謂此似彼。苟似彼者。嫌避不敢言。可謂自狹也。

又

杜詩云。文章本小技。於道未為尊。又曰。重與細論文。文有不可謂小技處。故不可不細論。況不細讀可乎。我邦唱古學者。惡理字。曰天地一元氣而已。是錯讀大傳一陰一陽之謂道。為一陰一陽謂之道也。兩字顛倒。其誤天下學者非鮮少也。

又

宋注有以今意解古言者。又有不論言各有所當。而

一緊牽合者。然至說性說道。凡大綱要處。皆古來傳
說唯是如此。非昉於程朱也。今欲反其習。故為層淺
語粗俗語。謂之古學。則弊不可勝言矣。曰仁義禮智。
是實行之名。非性中有之。曰道者聖人所造。非本天
性。皆銳意破宋學。而不自省其悖繆。一客嘗請我論
性。辨難甚力。余指階前草花曰。彼重辦錯彩。窮極工
緻者。是人造着之乎。及其枝莖長。忽放出手。抑彼根
種固會有焉。而吐之也。

又

宋儒開口輒曰理。故此字在。今為眾所厭惡。究其理

字視道字較細膩。故古人既拈出之。孟子曰。吾心之
所同然者。理也。義也。夫曰道曰理一耳。道以人所同
履言之。理玉理。謂條理自然。不可亂。不可易者。自天
地日星之運行。山之峙。水之流。至草木之華葉。鳥獸
之毛羽。蟲魚之鱗介。各各不乱。萬古如此。人之耳目
髮膚筋脉亦然。心亦然。在於心者。謂之性。總而言之
曰理。理應作如是觀。

跋袖珍萬葉集

萬葉集袖珍本。元祿乙亥。竹內光祿所手寫。曾經靈
元法皇御覽。真可珍也。余詳舊序跋。知此書原在鎌

倉校正者。起於寬元。竣於文永。當時兵政在北條氏。大將軍拱手。不得有為。且以是等消日。後再寫者。文和中。南北分爭。文武並不遑。啓處。故成於山林僧侶之手。偃武以來。刊本布世。無復事。謄寫。然播紳少事。務。故為此爾。此時雖云升平。關東災饑。相仍。鑄當十錢。造四寶銀錠。紛紛支吾。而京中卿士。方以筆硯自娛。又可觀世變矣。因憶集中歌人。皆在改事。鞅掌中。直叙感觸。世道遞降。歌詞與事務判。所以不及於古。古體徒為在野歌人。張門戶之資。能讀又能寫。如光祿者。蓋罕匹也。在今日。則恐能寫者亦無有耳。况以

四十六日。了四千五百首。而字体縝密。首尾如一。去今厘百五十年。人心未澆如此。

跋春秋臆斷稿本

宣尼手筆無疑者。獨春秋。他易彖象傳是已。况春秋之旨。在我國。最似不可不識。而未有專攻者。余不自揣。發憤窺測。謂康熙彙纂。可一覽群說。然亦欲觀各本書。就納喇成德之經解。檢出之。堆帙等身。雖不能盡讀。而各領大旨。唯宋黃仲炎元趙汭所說。頗覺直截。後得清萬斯大隨筆。方苞通論。通論似本趙意。而較簡明。其他率出入公谷胡。而枝蔓輻輳。否則務相

排擊。至如毛竒齡橫立目例。逞其辨博耳。余於是姑
閣諸傳。獨熟觀正文。不能不用左氏為案。猶時覺其
妄。何況其他。要特取之臆。求心所安而已。從游者隨
聽錄之成冊。自知粗淺。非可比數昔人。然烏知無失
諸精而得諸粗者。又烏知無誤於證而中於臆者邪。
就業三年。中間以數省母廢輟。今茲壬辰季夏。至於
昭公。而吾疾作。醫言將不起。自慨此事不終。然十二
公特餘其二。後世或有知吾者。以十推二。詎為難哉。
書行在或問後

余西遊。行豐筑間。遇一朴實士人。同行指言。是牧園

大野。一揖而別。今十三四年矣。忽持此書來贈。余驚
其考證精博。可輔常史。余修外史。於行在及補正儀
事。糝糊了局。嘗遇樂翁公索觀。上牋中有言。此特自
便省覽。若博引旁搜。辨析錙銖。世自有其人。正為如
大野者言。預自設逃路耳。大野祇役枉訪。酒語竟日
而去。自言有志春秋學。與余同志。因問傳注孰可意
者。曰一金鎖匙。亦頗合余意。吁。若斯人。安得隔隣住。
晨夕相過為樂耶。

山陽先生書後卷中終
四
年矣感其知書未幾
其子孫皆不復知書矣
夫書之於世也猶水也
水之於木也猶土也
木無水則枯土無水則
竭書無水則廢水竭則
木死土竭則地裂書廢
則文絕文絕則道衰道
衰則國亡國亡則天下
歸於無道矣嗚呼哀哉
夫書之於世也猶水也
水之於木也猶土也
木無水則枯土無水則
竭書無水則廢水竭則
木死土竭則地裂書廢
則文絕文絕則道衰道
衰則國亡國亡則天下
歸於無道矣嗚呼哀哉

早稲田大学図書館

011888009720